

新刊經
進詳註

昌黎先生文

+

宋蜀刻本唐人集



YZLI0890174426

本社
編

宋蜀刻本唐人集



YZLI0890174426

第四十册

新刊經 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九

順宗實錄第四

起六月
盡七月

六月乙亥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云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劔南節度副使將韋臯之意干叔文求都領劔南三川謂叔文曰太

卷九

卷之七

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
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
執誼固執不可闢尚以遊京師未去至聞士諤
遂逃歸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
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
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學善騎射一作不喜
書學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
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州界爲盜
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賊不意萬
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

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
還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
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
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
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
即提卒去止當塗當塗縣名屬高州後漢志有塗山即禹會諸侯之所陳
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
岸盜賊連破其黨天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
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
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何北賊諸將

乙

二

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吳事方當大

用卿即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

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東至楚州大掠節度

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楚州爲淮陰郡杲爲

其將康自勸一作勤所逐自勸權兵繼掠循淮而

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

虜掠金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

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代宗時河湟六鎮皆陷回紇歲發防秋兵三萬

戍京西北虜畏熱入寇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

因留宿衛李正已反淄青節度李將斷江淮路

令兵守埭橋渦口

埭橋地名渦口渦水魏黃初中文

帝自譙循渦入淮即此也埭音

音江淮進奉舡千

餘隻泊渦口不敢進

唐食貨志凡代易進奉取

者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為進奉得遷浙

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贇卒于宣州

其判官嚴綬領軍府為進奉召為刑部貲

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憲宗立罷之

德宗

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

發進奉舡溜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

進改泗州刺史為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

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

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

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
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
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
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癸丑韋臯上表請
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垽嚴綬表
繼至悉與臯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
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
唐史有傳漂陽令侃之子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辭
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
幾選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翰苑集序云贄以書判拔

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幸宗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工

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詔書一日

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頃臾不復

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啟德宗

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

湯以罪已致興後代推以為聖人左傳莊十一年臧文仲曰

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然商書湯誥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万方楚王

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左傳定四年吳伐楚昭王奔走五年

冬秦師納之初昭王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

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

矣其不失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恠改過
國也宜哉夕力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辭無所忌諱庶能
令天下叛逆者回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
詔始下聞者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其奉天政
元大赦文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
法政過朕嗣服丕構居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
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慕期有
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
成入致倏化於平和極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
垂二百年伊爾卿士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
毒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
續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
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
穡之艱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土
通事既擁隔人情疑阻猶昧省已遂使興戈微
師四方轉運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

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
胄祝萬之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
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血空於村
抽轉至溝壑離去鄉閭里邑丘壘人煙斷絕天
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愁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
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
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畏於祖宗下負
於黎庶痛心覩覓罪實在余永言愧悼若墜淵
谷賴夫天地降祐人神協謀將相竭誠瓜牙宣
力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希新命朕
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累抗章疏
擬以徽号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論敢因
循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
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
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
徇群情苟膺虛美重予不德祗益懷慙自今已
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文武神聖之号夫
人情不常際於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
不能弘德道人又不能益法齊衆苟談密網以
罹非辜爲之父母實增媿悼今上元統曆獻歲

卷之八

三

發生宜革紀年之号式數在宥之澤與人更始
以谷天休可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二年

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瓜牙宣力

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

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

知兵部侍郎

序又云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

驛人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

護漂陽之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

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服闋復內職推知

兵部侍郎觀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叙弔優

禮如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竇叅

深忌之贊亦短叅之所爲且言其黷貨於是與

叅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

士中得人為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

唐史

德宗在東宮吳通玄與弟通微以父故得侍游
及即位並召為翰林學士與費並位費文高有
謀特為帝器遇且更險難有功而通玄兄弟特
以東宮恩進昭而不禮見費驟擢頗媚恨費自
恃勁正短通玄於帝前欲斥遠之通玄大怨望
費與叅交惡也時叅從子申之使從舅嗣虢王則
之方為金吾將軍故申介之使結通玄兄弟共
危費則之飛謗云費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誣構
大怒即罷叅宰相逐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
則死長城驛而費遂相矣叅字時中實誕四世
孫也以身元五年二月為相至八年四月乙未
乃罷為郴州別駕是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
郎費並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叅後以
交結武臣帝欲殺之費雖怨叅亦以謂殺之太
重乃貶驩州司馬
竟賜死于邕州

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

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

置字有選選人猥

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偽紛雜吏因得大爲姦
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
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内外官一有爲三分
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
竇叅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
至叅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郴州屬湖南道
德宗一有常字與叅言故相姜公輔罪叅漏其語叅
貶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
知叅洩其語怒未有一一有發唐史公輔愛州曰南人德宗興元元
年自宰相罷爲左庶子贄之爲相公輔數求官
贄密謂曰竇丞相叅嘗言爲公擬官舊矣上轉

不悅公輔懼請為道士它日又言之帝問故公輔隱贄言以參語對帝怒出公輔泉州別駕遣

使賣詔至

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

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嘗德之故致

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

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

按柳理作上清傳其事頗

怪以謂參自郴州再流于驩沒入家貲一簪不遺未達流所有詔自盡皆是陸贄陷害其後德

宗因上清言始悟殺參之誤乃下詔雪參而贄竟以譴斥今實錄亦云議者多言參死由贄其

本此

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

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

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已

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

與贄同職茲巧佻薄

佻輕也音他彫切

與贄不相能知

贄與延齡相持有間

間隙也

因盛言贄短

按史吳通玄當

贄未相時已賜死泉州今實錄於此乃謂盛言贄短與翰苑集序同抑史氏之誤耶

宰

相趙憬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

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

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

貞元十年十一月壬戌也

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無

者言其屈贄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

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

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柰何以搖動群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贄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